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三十八

雍正三年十一月

上諭十道

初一日

諭大學士等今年直隷州縣被水小民乏食朕軫念殷切除截留漕米發給常平倉穀外又將通倉米六成以上者著托時陳守創親交佘甸蔡起俊運赴天津分散賑

糶於被水之州縣今朕訪得所發之米朽爛不堪現有米樣二種在此爾等共看其高者不過三四成低者全屬灰土朕軫恤災黎宵旰憂勞無時或釋乃托時等全不仰體朕心將此無用之米運給各處有名無實小民何所資藉托時陳守創等皆由小臣拔至卿貳不知感激朕恩為朕愛養百姓殊為可惡此次姑從寬免容其改過自新嗣後若再不實心辦事定嚴加治罪此已運成色米十萬石著賞給各處窮民再另發六成以上米

十萬石令托時陳守創佘甸蔡起俊自備脚價運往天津再令歲秋季所發官俸兵糧米色俱不好嗣後若再如此亦必從重治罪康熙五十五年曾發通倉米五萬石分貯各州縣備用歷年已久聞俱陳腐甚為有司之累著從寬豁免莽鵠立奏稱直隷按察司浦文焯修倉推諉朕曾詢問蔡珽據奏現有賑濟事務留浦文焯料理今賑濟已有頭緒浦文焯著解任修倉若辦理得好朕尚有任用之處倘仍前怠忽必加重處

初二日

諭諸王大臣康親王允祺會同内務府大臣等請將妄行嚷鬧之内府佐領人等治罪朕為此案曾屢降諭旨今據康親王等審擬具奏特將此案始末詳諭爾等知之内府佐領渾托和等從前康熙三十年間所用錢糧不過三十餘萬兩今增至七十餘萬兩總計十年則需七百餘萬兩朕思以國家徵輸之額賦而養此並非正項兵丁無用人口且逐年增添無所底止甚非經久之策

是以朕曾屢詢廷臣商酌變通之法一日廉親王奏事因言及此據廉親王奏稱旗下披甲人每一佐領只二十四名内府佐領亦應照此辦理朕云内府佐領下人等甚多若照八旗裁減恐不可行廉親王奏稱臣屬之圖巴海佐領俱係六七人内始得一副甲錢糧照此辦理無不可行等語朕因將此事交與莊親王及常明來保同廉親王確議乃廉親王議將内府佐領下增甲九十餘副等語廉親王在朕前奏請裁減内府佐領之甲

及至議奏反議增添誠不知其何心若果前奏難行亦當陳明從前所奏之誤何以面奏可裁而又議加增叵測陰邪莫此為甚伊從前種種奸謀欺騙諸臣在廷共識其奸伊計無所施又借此揺惑此等卑下之人欲以擾亂政事且邀結人心沽取名譽而加朕以不美之名朕念内府佐領披甲之人多係家道殷實官員之家人即如來保常明家人披甲者甚多且渾托和人等即幼稚亦有錢糧其披甲錢糧乃分外多得之項將此裁去

未嘗不可因酌量定額每佐領准其留甲五十副裁其家下披甲內之多者且目前亦不即行裁減俟其缺出扣除不補乃來保常明自顧其私將不甚緊急事件連夜通傳守夜步軍不能禁止以致內府佐領無賴之人齊集廉親王府門妄行嚷鬧彼時廉親王來奏此事適本日朕將廉親王之舅家撥給廉親王朕意謂其必因撥給之事來奏未曾召入諭令於諸王大臣奏事之日同奏而廉親王並未聲明內府佐領人等嚷鬧情由即

行退去次日莊親王内務府大臣奏稱内府佐領下人等至康親王處嚷鬧朕降旨云親王之邸何得擅入嚷鬧且　母妃在内豈可驚擾爾等速行逐散如不散爾等即行鎖拏若不能鎖拏即將莊親王革去王爵來保常明即行正法伊等遵旨前去乃是日並未至康親王處嚷鬧朕往旃檀寺瞻禮問及提督阿齊圖奏稱三十日至康親王處嚷鬧次日至李延禧家嚷鬧且搶去物件派出官兵拏獲數人等語朕始聞知而内務府大臣

並未向朕奏明後莊親王與常明來保等拏獲數人審訊奏稱據供嚷鬧李延禧家係廉親王所使廉親王亦直認不辯朕意若果係廉親王所使廉親王必不肯認今既承認必非廉親王所使朕素深知廉親王之無恥奸詐因令阿齊圖研審各犯果供並非廉親王所使及再問廉親王廉親王乃云此等無知小人我原替他應承來廉親王陰致人於死地而又於此等處代為應承冀人感激其居心之卑鄙大抵如此廉親王允禩與年

羮堯居心相類期於必遂其緣木求魚之大志主意斷
不改悔也況内府佐領下人數百名前往嚷鬧此等不
法之事伊視為淡然不行入告置之而去豈非欲加朕
以不美之名耶朕與允禩聲名之賢否關係
皇考之聲名在伊猶小在朕甚大伊怙惡不悛始終奸詐朕
亦無可如何只得從闊係大處行事矣現今此案搶奪
李延禧之家固屬不可至於親王府邸擅入嚷鬧尤為
大干法紀允禩從前巨惡不可枚舉朕何難治以國法

既已盡從寛免豈有縱容内府人等肆行不法之理耶此俱係莊親王來保常明等始則孟浪通傳致起事端繼又不行據實奏聞所致情由可惡莊親王著罰親王俸三年常明來保俱著革去内務府總管來保著枷號三個月鞭一百廉親王審定為首嚷鬧之五人著廉親王查明具奏交與夸岱額騰吉同刑部侍郎二人監看正法其餘為從四十餘人著交與刑部定擬斬絞監候秋後處決至王邸自有守門官員兵丁此等之人何由

得入著將伊等交與今日面奉諭旨之王大臣會同察議具奏近日廉親王秉醉將伊門下之護軍酷打致死隱匿不行奏聞恐致死者家人申訴又遣太監等囑令寢息今日朕當諸臣之前面問廉親王初猶支吾反覆窮詰始俯首無詞廉親王外市慈厚之虛名而內忍行慘酷殺人之實事雖工於矯飾而欲蓋彌彰著交領侍衛內大臣與宗人府會審具奏

又奉

上諭此次謁

陵著莊親王隨去常明著署理内務府總管五十一著授内務府總管其帶豹尾鎗行走人員著另行請旨李延禧五十一著留京從前莊親王代來保賠補銀兩著追還著莊親王出銀一萬兩常明出銀五千兩來保出銀五千兩給與李延禧

初三日奉

上諭前降諭旨著將來保革去内務府總管鞭一百枷號

三個月論來保之罪不容於誅來保本係辛者庫賤役自朕即位後拔入佐領下授為內務府總管理應凡事加謹効力乃並無一事輸誠陳奏一味茍且因循沽名釣譽思以惡名歸之於朕來保甚屬下賤不堪自以為能其實毫無可用之處今姑從寛典免其枷責伊兄現在跟隨誠親王著同伊兄一處行走効力應給李延禧銀兩著速即給與倘或推諉遲延必治以重於枷責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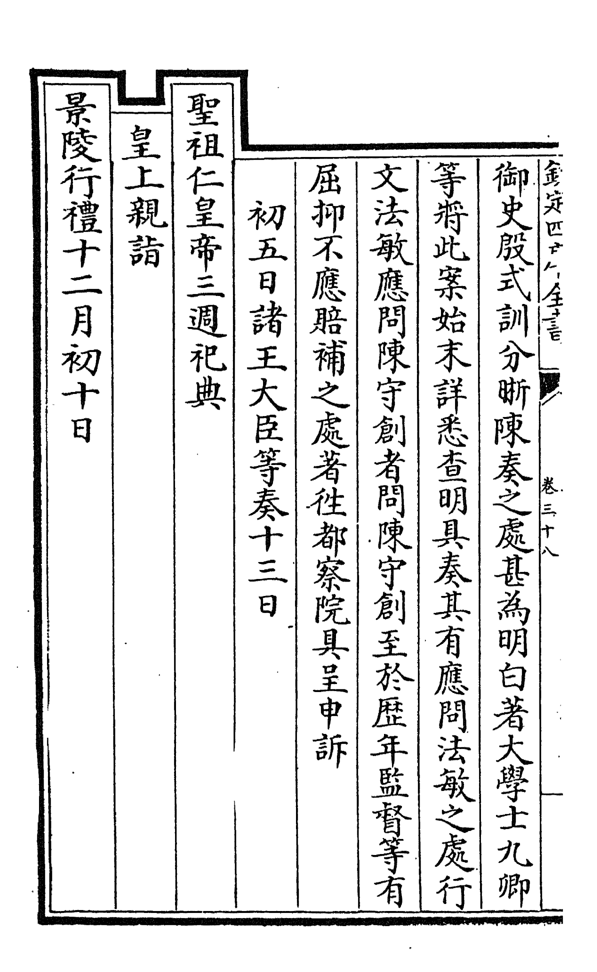
初四日奉

上諭朕曾降旨著廉親王允禩察奏為首嚷鬧之五人即行正法今據廉親王允禩將為首嚷鬧應行正法之五人姓名開列具奏朕前有旨自首者即赦其罪今此五人之內即有自首一人又有一人堅供抱病未去而廉親王允禩據廚子認識遂入於五人之內可見廉親王所審甚不足憑人命關係重大豈可草率定案廉親王允禩生出事端擾亂政事若此等嚷鬧妄為之人不行

處治則國法何在若即據康親王允祺所審正法則其中不無寃抑實令朕難於辦理此事原不必急廹可將案內衆犯交與刑部監禁著內大臣大學士議政大臣九卿等公同詳確會議

又原任京倉監督殷式訓遵
旨陳奏攤賠任內虧空米石實非本身虧折不應賠補奉
上諭從前通倉霉爛虧耗米石原任倉場總督法敏等議令歷年監督槩行賠補並未分晰明白朕疑此奏未必

非法敏與隆科多商議故為此難行之事以希兾朕之加恩豁免一日朕問隆科多爾看法敏此奏果可行否隆科多奏稱恩典出自皇上朕思人臣辦理政事應當據理而行豈可故為輕重以待朕之斟酌改易此風斷不可長且歷年倉塲監督疎忽怠玩苟且因循情弊種種多不稱職是以朕姑允從法敏等之議視其能行與否而所降諭旨中原有著不肯賠補之人自行陳奏之語隨有原任監督數人申訴得理朕已施恩寛免令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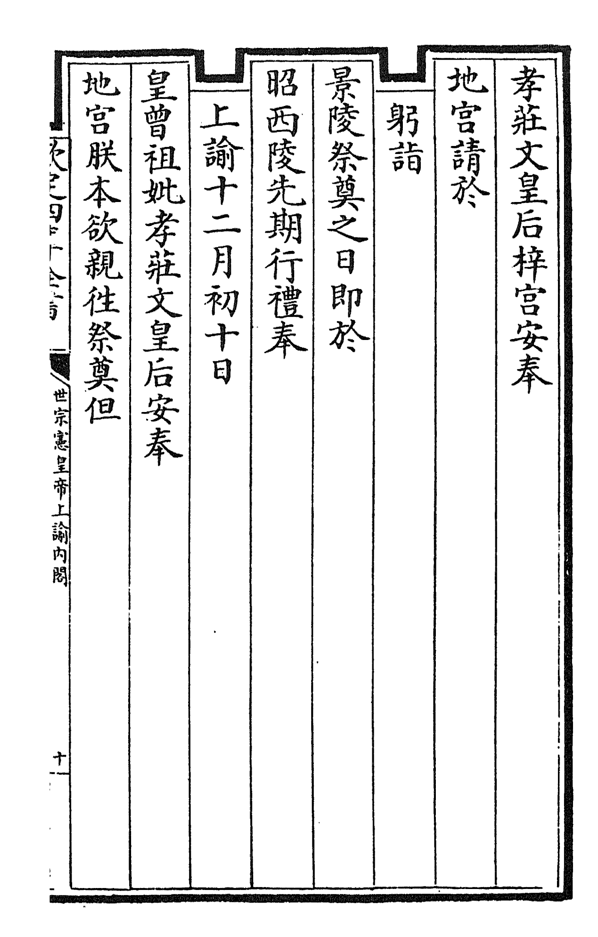
御史殷式訓分晰陳奏之處甚為明白著大學士九卿等將此案始末詳悉查明具奏其有應問法敏之處行文法敏應問陳守創者問陳守創至於歷年監督等有屈抑不應賠補之處著徃都察院具呈申訴

初五日諸王大臣等奏十三日

聖祖仁皇帝三週祀典

皇上親詣

景陵行禮十二月初十日


孝莊文皇后梓宮安奉
地宮請於
躬詣
景陵祭奠之日即於
昭西陵先期行禮奉
上諭十二月初十日
皇曾祖妣孝莊文皇后安奉
地宮朕本欲親往祭奠但

皇考聖祖仁皇帝三週祭期去十二月初十日甚近一月之內兩次往還天氣嚴寒沿途官民未免迎候供役朕意正在躊躇覽諸王大臣所奏援引典禮請於十一月十三日先期祭奠於禮既盡於心亦安所奏是著照此行

二十一日九卿議設各省巡察官員奉

上諭依議浙閩二省目前且不必派官前往江寧安徽二處共派一員湖北湖南二處共派一員山東河南二處各派一員著大學士九卿等於小京堂及科道各部郎

中內揀選引見至九卿所議請寬承緝盜首之處分一條議得甚是當日鄂爾奇條奏請嚴承緝盜首之處分彼時朕意即與九卿今日之議相合因詢問隆科多據隆科多奏稱承緝盜首之處分必當從嚴且盜首不能假借斷無錯悮之事朕以隆科多久任步軍統領專司緝盜之責所言自應不謬故從鄂爾奇所奏今既不便著照九卿所議行俟隆科多事竣回日將此詢問隆科多令其回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兵部户部工部等衙門議覆天津衛設立水師本内廉親王允禩不畫題列名及朕降旨詰問據允禩稱患病不能看稿因不畫題所以本内未曾列名等語此案會議時日甚久廉親王允禩何得以患病不能看稿為辭且前日西花園穿孝齊集之處廉親王允禩並無疾病明係躲避此事借病推諉不與會議著宗人府大學士等察議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天津衛設立水師前令户部兵部工部會議遲延數月迨朕查問始行覆奏明係工部耽誤其逾限之處科道為何不行查參著大學士等將遲延之故查奏從前朕屢降諭旨期諸臣洗滌怠緩之習訓誡再三仍未悛改殊不能體朕勵精圖治之意凡速議事件與平常事件朕業已定有限期嗣後務遵定限議覆歸結倘事件之內有行查他處咨提人犯不能依限歸結者可於限

滿之日將情由寫明交送內閣奏聞如並無別項情由而逾限不結科道即行查參倘科道不行查參著內閣都察院一併參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三十八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三十九

雍正三年十二月

上諭二十九道

初一日奉

上諭王希曾前往山東提督學政起身之時曾參奏崇明總兵陳天培居官不好苦累百姓及朕詢問髙其位何天培查弼納俱奏稱陳天培居官好在地方甚為出力

據此王希曾係崇明本地之人必與陳天培有不合處挾私妄奏著將王希曾原摺發與陳天培令其明白回奏王希曾有無挾私之處亦著陳天培據實陳奏又王希曾到任後奏稱名宦鄉賢去留未當請將已入祠者免其分別去留嗣後有呈請入祠者查核報部等語王希曾身為督學專司激濁揚清之責乃委曲瞻徇不肯秉公察核反稱去留未當奏請免其分別此語有忝學臣之任伊在山東聲名亦屬中平著調回京仍在翰林

行走

又吏部議覆御史錢以瑛奏事失儀應罰俸奉

上諭錢以瑛由知縣行取進京補授部屬朕看其人尚屬老實是以簡用御史今所條奏三事一請勑下各省督撫勒令尼姑還俗等語朕於天下兆民惟恐一夫一婦不獲其所各省尼姑不下數萬人一時以官法勒令還俗必至失所朕不忍為又奏稱民間養女至二十歲外者請勑下督撫諭令速行擇配等語凡婚嫁之事應聽

民間自行酌量其遲早亦聽民便若以官法繩之必至倉皇失配且滋煩擾甚非宜民便俗之道又奏稱民間鬬毆每起於數十文錢之微請令有司於境内查明需用數十文錢之窮民賞給錢文濟其緩急以息爭端等語凡為政有體當酌其事之能行與否此奏不但勢不能行且將來流弊種種自古無此止訟息爭之道錢以瑛以此三事陳奏甚屬鄙瑣不通且身為御史不知禮儀在朕前進呈本章時站立不跪甚屬庸迂糊塗不宜

御史之任著以主事原職銜勒令休致回籍其條奏亦
著發還
又兵部議奏隱匿不報偷盜馬匹之總兵王嵩等革
職奉
上諭從前年羹堯在朕前奏稱王嵩人材勝於岳鍾琪等
語王嵩朕向來不曾識面今調來引見看其人甚是卑
鄙且其居官聲名亦不好所奏一應事件皆不過為年
羹堯出力耳伊向來倚仗年羹堯勢力恣意貪婪獲利

已多甚屬可惡再武正安係允禵門下之人乃依附年羹堯責伊本門之主以取悅於年羹堯此皆朕所深知者朕將王嵩武正安問及岳鍾琪據岳鍾琪奏稱伊等在軍前材品膽量甚是平常王嵩武正安俱著革去總兵發往將軍穆克登所奏種地之處自備籽粒種地効力行走如果實心効力則已若尚推諉定行重治其罪

又刑部議奏行竊殺人之李福貴等立斬奉

上諭此案李福貴行竊之時拒捕殺死一人何得將竊盜

二人俱擬立斬凡強盜大案亦只將為首者正法餘皆減等發落今將竊盜二人不分首從皆擬立斬是反重於強盜之罪矣此議錯誤將本發還再議具奏

又宗人府議奏康親王允祺不將工部主事員缺即行題補應罰俸奉

上諭康親王允祺從前於額外主事内揀選保題後年希堯到任時漢司官混行具呈額外主事亦在其中伊乃以未曾保題巧為飾詞此皆康親王居心狡詐欺罔君

上之處宗人府理應據事議罪今並不照伊所供詳議而反舍重從輕將非其罪之事任意處分甚屬徇情將本發回另議具奏

十一日

諭年羮堯爾亦係讀書之人歷觀史書所載曾有悖逆不法如爾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曾敗露之先尚皆假飾勉强偽守臣節如爾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其人乎朕待爾之恩如天高地厚且待

爾父兄及爾子並爾闔家之恩俱不啻天高地厚爾捫心自思朕之恩尚忍負乎授爾為川陝總督又用爾為撫遠大將軍將西陲之事全畀於爾事事推心置腹文官自督撫以至州縣武官自提鎮以至千把俱聽爾之分別用舍朕意以爾實心為國斷不欺罔故盡去嫌疑一心任用爾乃作威作福植黨營私如此辜恩負德於心忍為乎即如青海之事朕命爾於四月間備兵爾故意遲延又命於八月進兵爾復羈留不往及朕嚴加催

督然後進兵孤軍冒險幾至失機又如阿爾納所領之兵爾令其由噶斯地方前進以險惡必不可行之路令其行走豈非欲陷害阿爾納乎又如爾令富寧安將駱駝三千餘隻從巴爾庫爾送至布隆吉爾為無用之需豈非設計欲陷害富寧安乎又如令岳鍾琪之兵調至西寧其經由之路爾指令舍近就遠故意使其紆道數千里欲使蔡珽運糧不及豈非欲巧陷蔡珽乎此皆國家軍務大事而爾視為兒戲藉此以快私忿尚得謂之

有人心者乎又如爾所奏善後十三條於不應造城之處建議造城於不應屯兵之處建議屯兵並無一件有益於地方之事為國家籌畫邊機如此草率錯亂是誠何心如青海用兵以來爾之殘殺無辜顛倒軍政等事朕尚皆未令入於廷臣議罪之條即就廷臣所議九十二條之內爾應服極刑及立斬者共三十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御萬方必賞罰公明方足以治天下若如爾之悖逆不臣至此而朕枉法寬宥則何以彰國家

之憲典服天下之人心乎即爾苟活人世自思負恩悖逆至此尚可以對天地鬼神靦顔與世人相見乎今寛爾殊死之罪令爾自裁又赦爾父兄子孫伯叔等多人死罪此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爾非草木雖死亦當感涕大凡狂悖之人生前執迷死後或當醒悟若爾自盡後稍有含怨之意則佛書所謂永墮地獄者雖歴刼亦不能消汝罪孽也

又刑部等衙門請將年羮堯照謀反律正法奉

上諭年羮堯不臣之心顯然但因喪心病狂昏憒顛倒之所致鄒魯乃無知小人相與謀逆之情雖實而事蹟尚未昭著朕念年羮堯青海之功不忍加以極刑著交步軍統領阿齊圖令其自裁年羮堯剛愎殘逆之性朕所夙知其父兄之教不但素不聽從而向來視其父兄有如草芥年遐齡年希堯皆屬忠厚安分之人著革職寬免其罪一應賞賚御筆衣服等物俱著收回年羮堯之子甚多惟年富居心行事與年羮堯相類著立斬其餘

十五歲以上之子著發遣廣西雲貴極邊煙瘴之地充軍年羹堯之妻係宗室之女著遣還母家去年羹堯及其子所有家資俱抄沒入官其現銀百十萬兩著發往西安交與岳鍾琪圖理琛以補年羹堯川陝各項侵欺案件其父兄族人皆免其抄沒年羹堯族中有現任候補文武官者俱著革職年羹堯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皆陸續照例發遣永不許赦回亦不許為官有匿養年羹堯之子孫者以黨附叛逆例治罪著內閣明

白記載鄒曾著改為立斬其親弟兄子姪著僉妻發往
黑龍江給與披甲之人為奴其餘皆從寬免餘依議
十二日刑部等衙門奏行竊殺人之單老小擬斬立
決奉
上諭單老小行竊吳大之家藏匿麥稭朶間吳大窺見取
鎗刺之單老小奪鎗吳大不肯放手單老小以小刀扎
傷吳大單老小一時情急又未得財與竊盜公然拒捕
殺人者不同著改為監候秋後處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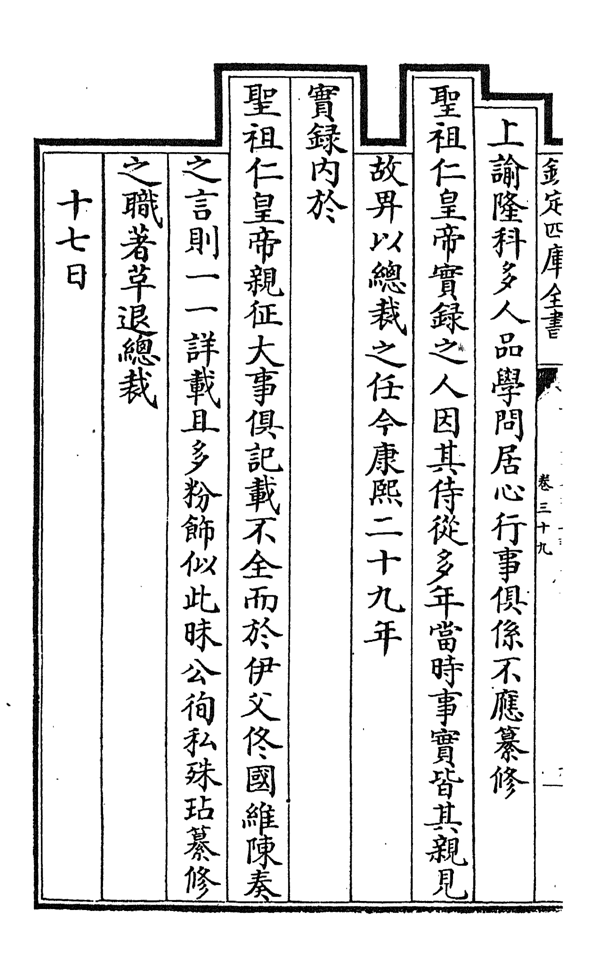
十三日

諭大學士等康熙六十年年羮堯奏請四川復設舖司經部議准設立每年支給工食銀三萬六千餘兩及朕訪聞四川並未設立舖司仍令塘兵傳遞文書將舖司工食銀兩俱乾沒入已此係髙其佩四川按察司任内經手之事爾等可即詢問髙其佩令其據實一一陳奏不得絲毫隱瞞若髙其佩稍有徇隱將來法敏程如絲查出回奏到日定將髙其佩從重議處

十五日奉

上諭前據王景灝奏稱凡係年羮堯作弊事件俱已一一清查奏聞不敢一毫徇隱乃四川舖司一案歷年以來並未設立年羮堯及地方官將工食侵蝕入已朕知之甚悉王景灝不但不行奏聞且具本照舊開銷雍正二年工食三萬餘兩似此徇隱欺朦並未悛改著即行文甘肅廵撫將此詢問王景灝回奏

十六日奉



上諭隆科多人品學問居心行事俱係不應纂修
聖祖仁皇帝實録之人因其侍從多年當時事實皆其親見
故畀以總裁之任今康熙二十九年
實録内於
聖祖仁皇帝親征大事俱記載不全而於伊父佟國維陳奏
之言則一一詳載且多粉飾似此昧公徇私殊玷纂修
之職著革退總裁

十七日

諭吏部教官專司課士前恐捐納出身之員文藝未能精通難以訓課士子故令改補佐貳等官朕思此等改補之員並非事故處分之比其從前教職任內所歷之俸自應准其一併通算不得將前俸開除且此等改補人員甚多其中豈無辦事可用之才爾部可將現在赴部改補人員内識字能書履歷者傳齊帶來引見此係朕愛惜人才至意惟恐或有遺棄特降諭旨其優劣俱係朕親定伊等無事鑽營若伊等以不肖之心自待妄行

請託為人所愚不但負朕深恩自壞人品日後發覺且
罹罪戾爾部並傳諭伊等知之

又

諭户部湖廣為産米之鄉穀石最宜多貯將來運往別省
皆為近便令查湖廣通省存倉之穀只數十萬石為數
無多今歲湖廣收成豐稔著即行文該省督撫令其動
支庫銀十餘萬兩遴委賢員採買穀石於省倉及府州
縣應貯之處加謹收貯此時只宜陸續採買不可因有

官價一時採買致令穀價騰貴設若民間穀價稍昂即便停止俟明年再行採買江南浙江今歲俱獲豐收著各該撫就近商酌若亦可動項採買穀石著即一面定數奏聞一面採買

十八日刑部等衙門議覆原任清苑縣知縣王允猷虧空錢糧奉

上諭王允猷係年羮堯進士同年李維鈞聽年羮堯之囑託將王允猷任內虧空錢糧逼勒接任官員承認王允

猷依附匪黨請託鑽營情由可惡著發遣寧古塔其家產查明入官王允猷任內虧空各項俱著落李維鈞賠補

十九日

諭巡視五城御史今年天氣寒冷閘外間無屋居止之窮民竟有受凍傷損者朕心深為憫惻朕思居民中豈無愷悌好善之人但因慮及稽查牽累不敢輕易收留此亦人情之常爾等可留心照看使寒夜不致露處若有

好義之人容其棲息者不必禁阻至明春二月和暖便可無慮爾等廵城之職固在禁民為非亦當恤窮救困嗣後倘有凍斃之人經朕訪聞爾等不得辭其責

又奉

上諭今年天氣甚冷京城多有窮民彰儀門安定門外向有養濟院此二處著將變色米賞給一百石煑粥賑濟

傳諭倉場侍郎將米樣呈驗然後賞給

二十日奉

上諭據傅敏奏稱紹興府海塘工程原議皆用條石後以條石不易購致限期已迫遂用條石托外亂石填中今恐日後坍塌仍改用條石請寛限期等語海塘工程關係民生最為緊要必須一勞永逸若因條石一時難以購致從前便當聲明縁由奏請展限何得草率從事和順係隆科多結納私人特晉德曾經隆科多在朕前薦舉此必特晉德受隆科多之囑託照看和順是以聽其苟且塞責傅敏不早行查奏亦屬徇情著交與新任巡

撫李衛悉心查勘指示更改修理務期永遠堅固張楷在江南修理塘工用木樁密釘似為有益可否倣行並令李衛酌量

又署貴州巡撫石禮哈摺奏料理撫臣張謙喪事奉

上諭朕覽石禮哈此奏不禁戚然但不知果然如此料理否著查明將石禮哈議敘張謙歷任廉潔想家道自然艱窘其旅櫬回籍時著該撫將司庫銀賞給一千兩

二十二日奉

上諭朕君臨萬方中外一體有功必賞有罪必懲初無偏黨之心亦並不存依違之見前以羅卜藏丹津潛行悖逆謀擾邊陲朕命將出師用彰天討滿洲綠旗漢土官兵皆能奮勇爭先克成懋績論功行賞恩所宜施乃年羹堯以私昵人員冒濫入冊以致綠旗官兵議敘至今駮查未定而土司功冊亦因之暫停朕心深為憫念夫土司非比内地凡所遣調目兵皆預定名數按名隨師無從虛冒其功績等第必當詳確稽查如四川屬之瓦

寺雜谷二土司部下目兵與三寨包坐之頭目所部番兵皆屢年効力戰功尤多小金川土司湯鵬陝西土司魯華齡於攻取梟子山時其目兵亦能戮力用命似此邊遠番衆知効忠誠則其寸功必宜盡録爾部查照領兵官所報各土司功冊除各土兵已給賞賜外其官目應各加以職銜仍予恩賞陣亡帶傷者照依緑旗兵丁一體優恤務期均沾實惠仍將此旨下與該管督撫提鎮轉飭各土司自兹以往尤宜益矢忠勤各安駐牧嚴

東部落不得滋事生非和睦族鄰不可恣行仇殺尺地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番苗種類固多皆係朕之赤子或有強悍不平各土司祇宜赴該管上司陳告豈得任意戕殺以背朕好生保赤之念各該土官果能凜遵訓誡則世守職土朕自加恩若敢恃功驕肆陽奉陰違則國法具在亦斷不因今日之功賞更從寬貸也

又

諭宗人府大學士九卿等從前允禩曾託病不出朕將其

親信太監閆進喚入暫留於大内不但未加處治仍令
總管照看亦並未向伊訊問一語後允禩自稱病愈照
常辦事朕遂將閆進放回允禩以閆進代伊隱瞞所行
之事未曾洩漏一語遂賞銀百兩并緞疋等物昨内府
佐領人等到伊府門嚷鬧一事允禩因護軍九十六不
遵伊之指使給供遂立斃杖下夫生殺賞罰乃國家大
柄允禩竟敢擅行誅賞抗違國法其罪誠不容寬赦但
伊從前所犯過惡多端朕俱已寬宥伊多方激朕之怒

希圖罷斥自取安逸朕斷不肯將伊罷黜惟仍望其悛改宗人府所議革去親王拘禁撤退佐領屬下之處俱從寛免九十六之親族佐領不可仍令在允禩屬下著撤出置之公中允禩雖免治罪而殺人者死國法豈容不問著允禩於伊所指使之太監三名内指出一名抵償伊若不肯指出著將此太監三名俱行正法允禩專擅放縱如此行事朕即欲多賞伊佐領亦屬未便但母妃在彼伊佐領人少防守恐不敷用著於八旗馬甲

兵丁內每旗派一堆子於伊府週圍防守除府門仍令伊之人員防守外其所派之人俱聽伊指示輪班坐堆防守伊護衛人亦少著交與領侍衛內大臣於上三旗侍衛內每旗逐日輪派侍衛四員隨伊出入行走到伊府門候伊語方散太監閆進係允禩深信委用之人雍正元年年羹堯來京時閆進在乾清門見年羹堯指云如

聖祖仁皇帝賓天再遲半載年羹堯首領斷不能保等語

聖祖仁皇帝之必誅年羮堯閆進何由預知著交與刑部嚴

行審出再戊子年間

聖祖仁皇帝出口避暑留朕與允禩在京辦事凡奏章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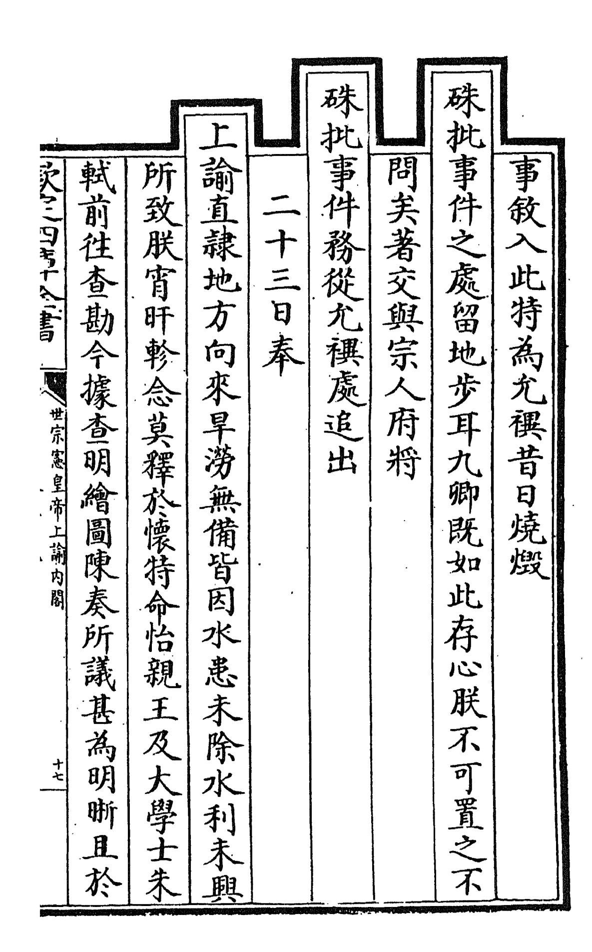
硃批事件朕俱交允禩收貯後向伊詢問伊云俱已燒燬

硃批事件關係緊要俱係

聖祖仁皇帝御筆何得妄行燒燬此事曾諭知九卿未行究

問去年著拉錫拏問年羮堯時年羮堯將伊處所有筆

扎俱已燒燬昨九卿議年羮堯九十二大罪內不將此



事敘入此特為允禩昔日燒燬
硃批事件之處留地步耳九卿既如此存心朕不可置之不
問矣著交與宗人府將
硃批事件務從允禩處追出
二十三日奉
上諭直隸地方向來旱澇無備皆因水患未除水利未興
所致朕宵旰軫念莫釋於懷特命怡親王及大學士朱
軾前往查勘令據查明繪圖陳奏所議甚為明晰且於

一月之内衝寒往返而能歷勘周詳區畫悉當以從來未有之工程照此措置似乎可收實效具見為國計民生盡心經畫甚屬可嘉著九卿速議具奏至於工程應用人員若交與九卿揀選恐有掣肘即令怡親王及朱軾揀選請旨其從前差往修城修堤之員俱著於水利工程處一同辦理

二十四日奉

上諭今歲直隸地方被水小民乏食朕軫念維殷已截漕

發粟多方賑恤但恐停賑之後正值東作之時農民謀食無策著再加賑一月如從前所發之米不足賑糶著署理總督蔡珽確查奏請增發米石以副朕愛養黎元之意

二十五日奉

上諭積貯倉穀關係民生最為緊要朕屢降諭旨令該督撫嚴飭州縣及時買補昔年虧空之數無如苟且遲延奉行不力即如原任直隸總督李維鈞曾奏稱各屬倉

穀已補足七八分及今冬發倉賑濟虧空甚多若非截留漕米并發給通倉之米窮民幾至失所矣昨據月選官陳克復條奏虧空倉穀請支動正項買補一面嚴追本官還項朕已交與九卿議行令直省地方俱著定限三年將一應倉穀務期買補完足不得顆粒虧欠三年之後朕必特差官員前往盤查如有缺項定行重治其罪倘有不能補足情由著該督撫題奏凡虧空錢糧猶可勒限追完無損國帑若虧空倉穀則一時旱澇無備

事關民瘼非小是虧空倉穀之罪較虧空錢糧為甚自
宜嚴加處分並著内閣九卿確議定例具奏

又奉

上諭山東歷城等四十三州縣德州等五衛所今歲被水
歉成歉薄朕心深為軫念已降諭旨蠲免錢糧並令地
方官多方賑濟又於明春開濬河道使小民傭工度日
務期安全不至失所前巡撫陳世倌奏請將被災之州
縣衛所應徵漕糧盡行緩徵分作三年帶徵起運經部

議覆以漕糧無本年全緩分作三年帶徵之例應緩徵一半於雍正四年秋成後徵收起運等語朕思被災地方有輕重不等若被災既重即徵收漕米一半閭閻亦覺艱難著山東廵撫於四十三州縣五衛所之中悉心詳查其被災稍輕之處仍照部議緩徵一半被災重者准其全緩務期分别確當不得草率偏枯倘輕重失實日後發覺定行重治其罪

又奉

上諭從前內外惡亂鑽營之人紊亂法紀朕知之甚悉是以登極以來不時教訓宮內太監并外廷大臣等凡事無得欺隱有鑽營者斷不寬恕若被拏獲務必從重懲戒正法屢次諭旨甚明乃有掃院太監傅國相向奏事太監劉裕探聽外邊有一廢官欲圖開復曾否保奏一事劉裕並不奏朕止告訴總管太監總管太監亦並不奏聞甚屬可惡著將總管太監并奏事太監劉裕問明情由凡有關涉此案人犯俱行鎖拏查問明白具奏

又奉

上諭陜西西安地方緊要又有滿洲駐防兵丁省倉米石應當多貯查西安現在所貯米石為數無多今歲秦省收成豐稔著總督岳鍾琪廵撫圖理琛就近商酌動用庫銀採買米石存貯省倉以為備用其米數多寡該督撫酌定奏聞務須陸續採買勿令價值騰貴倘倉厫不足亦令該督撫酌議收貯之法大凡積貯米穀於地方甚有裨益而有司往往躭延瞻顧不肯實心奉行該督

撫等宜仰體朕心毋蹈此習

又奉

上諭聞得宿遷以下因黄河決口尚未堵成黄河大溜不能暢直通流致有淤淺一二處水勢急溜河身復多沙礫該地方官概不實心料理以致回空漕船至此不無阻滯倘冬底春初決口尚未合龍河溜不歸故道宿遷運河一二淺處明年重運漕船定多梗阻干係甚大該總河當嚴飭河員上緊堵築必於桃汛之前將宿遷決

口修築堅固其於淺處加工挑濬則來歲糧艘重運方無遲悞之患

二十七日奉

上諭朕以

先師孔子聖諱理應迴避前降諭旨令九卿會議具奏經九卿議覆凡係姓氏俱加阝為邱字凡係地名皆更易他名至於書寫常用之際則從古體丠字朕細思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丠字是仍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

音查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阝為邱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阝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朕尊崇先師至聖之意

又奉

上諭凡旗員革職離任者俱勒限歸旗康熙二十九年定例漢官革職離任者亦照旗員之例勒限回籍嗣經陸續條陳前後更改且日久廢弛奉行不力朕思革職之

員既無官守又無約束或逗留原任地方或潛住京師或遨遊他省自甘放棄不惜聲名甚至闗說事情希圖僥倖夤緣苟且多生事端嗣後凡漢官革職之員於任内事結之後應勒限令其回籍若有逗留任所及潛住京師遨遊他省者照例治罪其擅自容留之五城及各地方官亦分别處分至朕從前曾令革職解任官員或有寃抑俱赴都察院申理嗣後如有此等人員著在本地方取具文書然後來京事竣之後仍舊發回原籍不

得借端留滯著該部定議具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四十一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周雲翮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四十

雍正四年正月

上諭二十三道

初一日

諭理藩院

皇考大事三年喪畢兹朕初慶元旦外藩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及使臣等供應賞賜著會同怡親王果郡王定議具

奏貝子德木楚克鄂奇爾公吳爾呼瑪爾台吉阿濟格鄂齊勒等俱係年老之人著比他人從優賞賜
初二日筵宴
諭滿漢大臣等今日君臣同堂合宴海宇承平上下和樂皆我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之所留貽也豈能暫忘思慕之情豈敢稍弛警惕之念乎朕之才德遠不及我
皇考今萬幾殷繁一人識力有限用是朝乾夕惕晷刻靡寧

仰惟

祖宗

聖祖付託之重下念萬民待澤之殷全賴爾諸臣同心一德輔佐朕躬使庶政無不就理兆民無不被澤以成熙熙皥皥之風此朕之所深望也夫移風易俗端於大臣是賴自古人臣之誼公爾忘私萬不可有游移瞻顧之心黨援朋比之習每見徇私不法之人往往好為夤緣互相請託夫揆之於義則請託實為可羞而度之於命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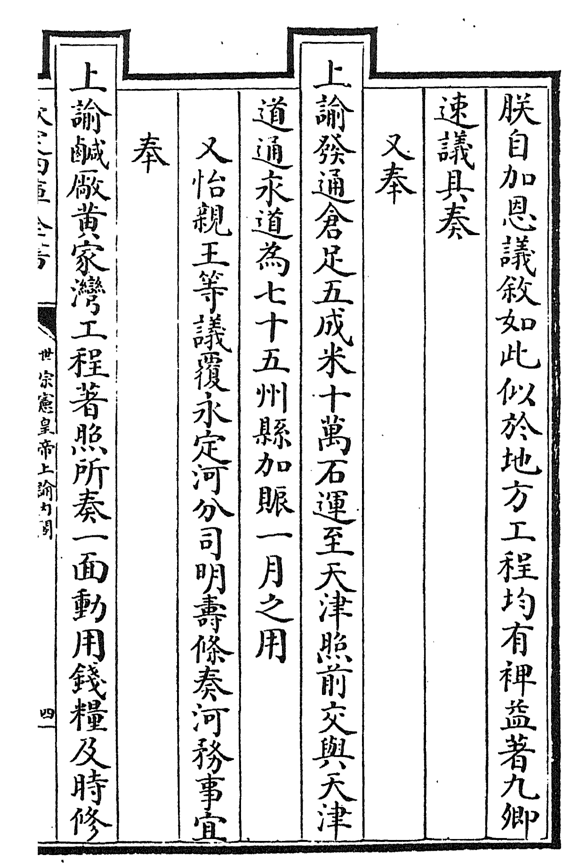
請託究屬無益且積習相沿遂成風俗既為子弟親戚作弊營求是教之不以正矣何足以為其師範徒使子弟親戚有所恃以無恐終歸於壞品喪志不能上進其害可勝言哉朕於爾諸臣實如股肱手足一體相視爾諸臣亦當公忠體國視君上如元首腹心若悠悠忽忽安於習俗而不知奮發鼓勵爾諸臣自待居何等耶況朕在藩邸閱歷四十餘年人情世態無不熟悉周知亦非可以欺隱朦蔽者如年羹堯隆科多營私挾詐深負

朕思不旋踵而事事敗露爾諸臣自度才幹伎倆未必能如彼二人若營私自便稍有不檢不惟薄待其身獨不懼國家之法乎嘗聞街談巷語有云瞞上不瞞下又云人情大於聖旨此乃下賤不堪之語不過奸胥猾吏藉以自便其私耳若爾諸臣稍有欺瞞之心阿徇之見是明蹈此語而不恥尚可立身朝端為衆人之表率耶從來朋友箴規一言尚當聽受況君上乎且朕諄諄誥誡爾諸臣者無非欲諸臣各矢公心盡除私意如果能

時時仰體朕訓彼此互相勸勉則天下之人觀感變化而風俗盡歸於淳厚爾諸臣之身家子孫亦並受其福矣

初三日奉

上諭何國宗等所奏運河情形甚為明晰但督理工程若委之地方官恐其因循遲誤若特差官員前往又恐呼應不靈且不得其人轉滋煩擾朕意欲將沿河有應修工程之州縣俱著揀選賢能之員補用果能實心任事



朕自加恩議敘如此似於地方工程均有裨益著九卿速議具奏

又奏

上諭發通倉足五成米十萬石運至天津照前交與天津道通永道為七十五州縣加賑一月之用

又怡親王等議覆永定河分司明壽條奏河務事宜奏

上諭鹹廠黃家灣工程著照所奏一面動用錢糧及時修

築完固其蘇敏應否賠修之處著明壽確議具奏再賠修之例甚屬無益從來河官領帑修工必預留賠修地步以致錢糧不歸實用工程斷難堅固幸而得保無虞錢糧已經入己似此積習成風必照侵欺錢糧例嚴加治罪方足示懲著九卿詳議具奏餘依議

初四日

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允禟平日居心詭詐行事乖張從前罪犯多端不可悉數朕不忍執法治罪令其居住西

寧望其醒悟改悔乃怙惡不悛詭詐如故其門下親信之毛太佟保將編造字様之書信縫於騾夫衣襪之內寄往西寧被九門捕役拏獲該提督奏聞朕見體製怪異有類西洋字跡因遣人詢問西洋人據西洋人稱此種字體亦不能識認朕因遣人詢問允禟之子弘暘據弘暘稱去年十一月佟保來京我父親寄來格子一張令我學習照様繕寫書信寄去我向佟保學會了因此照様寫信寄往等語從來惟有敵國之人差遣奸細往

來偷傳信息始造作隱語防人知覺允禟在彼朕何曾禁其寄書亦未禁其往來之人若果安分守法則所寄書信無不可以令人共見何至於别造字體巧編格式暗藏衣襪之內居然為敵國奸細之行耶前朕見允禟諸子中惟弘晹尚覺老實故留京料理伊之家務不料其詭譎亦如此允禟名下應賠公項銀十三萬兩有零乃假作窘廹之狀百計遷延而以所得撚敘之銀數百萬兩帶往西寧恣意費用凡市買物件不論貴賤隨人

索價即如數與之以此要結人心不知意欲何為即令毛太家中搜出借劵八十餘張其借與衆姓之銀至十餘萬兩則允禟之窘廹與否不問可知矣又如從前楚宗至彼宣旨允禟站立不跪自稱出家離世之人今觀造作字樣暗通書信等事出家離世之人顧如是乎允禟寄與弘暘書擅用硃書弘暘書信中稱伊父之言為旨意種種不法之處昭然又如允禟曾寄信允䄉有事機已失之語洵足駭人聽聞當時幸邀

天

祖

皇考之靈伊等不得肆其奸謀乃伊等之福倘若機會不失伊等首領尚得保乎毛太佟保六雅圖那丹珠雲敦克什圖俱係允禟親信之人允禩允禟允禵等匪黨固結人所共知佟保等豈有不知之理昨將佟保等從出兵處撤回朕面下旨意再三詢問允禟若有寃抑之處著即陳辯若實在行止妄亂亦著啓奏並問伊等或仍顧

在允禟處或不顧在允禟處亦據實啓奏伊等僉稱允禟行止妄亂我等願為朝廷出力等語朕因其陳奏是以各授官職今允禟造作字樣行踪詭秘伊等竟不奏聞情實可惡著將毛太佟保等交與順承郡王及蔡珽拉錫阿齊圖查郎阿髙其佩常明公同審訊其允禟未往西寧以前之事朕不究問自到西寧以後如何妄為及允禟處管理此等書札之事還係何人此等處俱令伊等據實供明若仍隱匿不行供出立將伊等正法

初五日奉

上諭朕撫御寰宇宵旰勤求惟期澄清吏治使天下蒼生

共享治安以仰答

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部院衙門為天下吏治總領朕以部院大臣為股肱大臣又以司官為臂指司官得人則部務整飭在外督撫以及州縣莫不澄清百姓自受其福矣今各部院司官筆帖式內有行走懶惰經年不到衙門者有庸劣不能辦事者有不能寫字僱人繕譯者有

奔競鑽營招摇生事者其本衙門堂官不能盡知即有見聞或因瞻徇掣肘姑且優容若照舊例甄别亦屬無益今著爾等司官將本司之筆帖式分别勤惰優劣據實舉出所舉當否許筆帖式公同面質其司官内不可共事之人亦著同司官并筆帖式據實面奏爾等以平日賢否無由上達往往歸怨堂官不行舉劾今在朕前正可逐一直陳毋得稍有瞻徇以負朕澄敘官方之至意

又奉

上諭朕即位後恭檢

皇考所遺

硃批諭旨内有料理宫闈家務事宜一紙

皇考諭令有子之妃嬪年老者各隨其子歸養府邸年少者

暫留宫中朕謹遵

聖諭遣人詢問諸位　母妃據稱此係

天恩咸願隨子歸邸　慧妃母妃乃大阿哥之生母允禩之

慈母也允禩少時即為　慧妃母妃所撫養朕因大阿哥獲罪禁錮其諸子又少不知事意欲奉養於允禩之邸因遣人詢問　慧妃母妃　母妃欣然允從朕揣允禩畏朕訪察必於　母妃前盡禮故令伊迎養府邸彼時允祹酌議諸位　母妃移府之禮允祹議奏內有朕思念諸位　母妃之時即令入宫相見等語朕以諸位　母妃豈有召入相見之禮深責允祹之非迄今三年以來諸位　母妃未曾遣人至朕前一問起居諸位

母妃深居府中一切皆諸王主持此必允禩從中阻撓諸王亦遂觀望不前耳允禩之行事狂悖若此必不能於母妃之前曲盡孝道況允禩既經革去黃帶子則已非宗姓之人母妃亦不應在伊家居住著莊親王誠親王迎歸宮中供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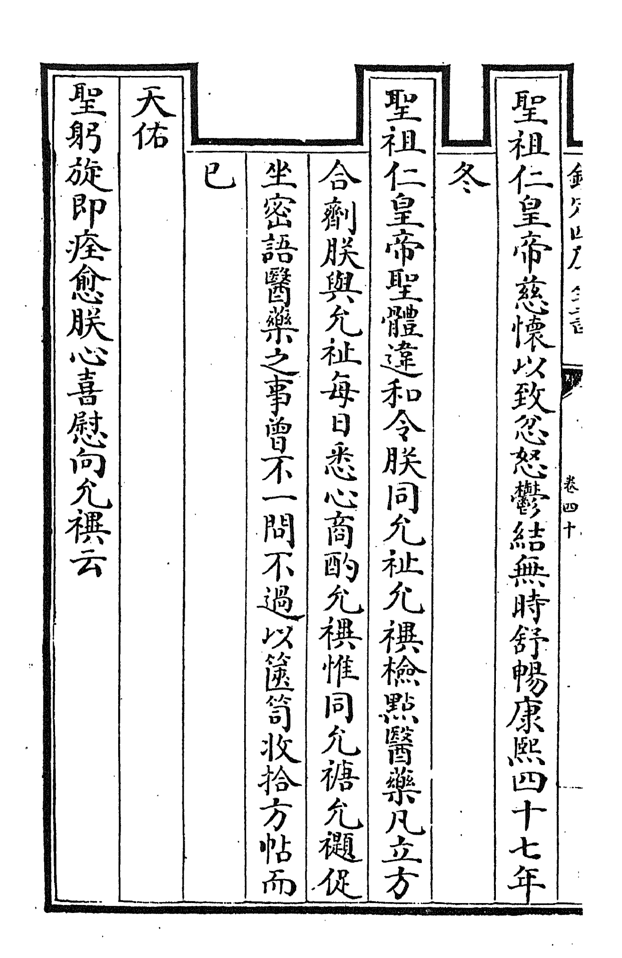
又

諭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今日凡我宗親及滿漢大臣齊集於此廉親王允禩狂逆已極朕若再為隱

忍有實不可以仰對

聖祖仁皇帝在

天之靈者朕在藩邸時居心行事公正無偏諸兄弟待朕亦皆恭順不敢存欺慢之念平日原無一毫嫌隙此爾等所共知亦允禩所深悉者朕今日紹登大位以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為心豈於兄弟之間反生芥蔕故意有所刻求苛索耶當時允禩希冀非望欲沽忠孝之名欺人耳目而其奸險不法事事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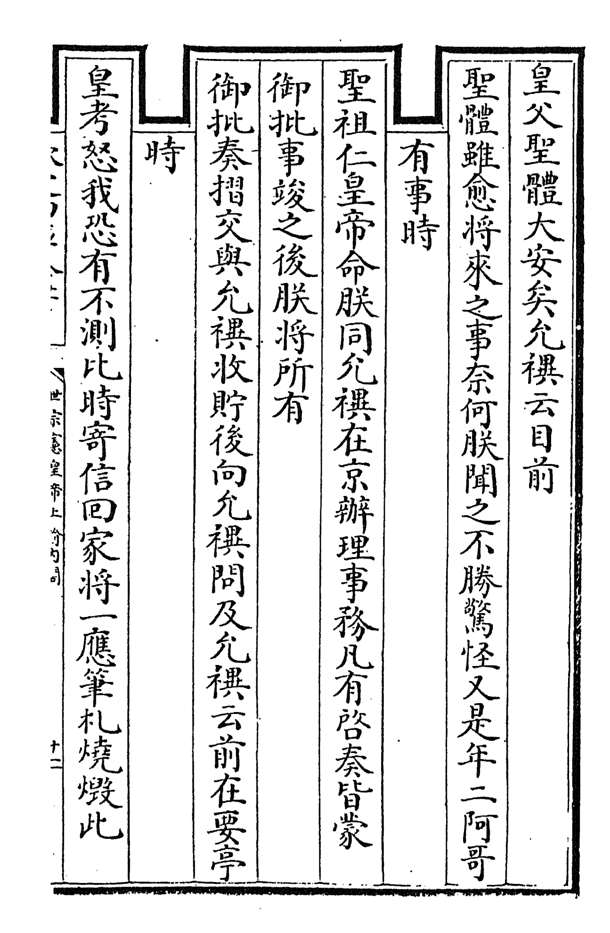
聖祖仁皇帝慈懷以致忿怒鬱結無時舒暢康熙四十七年

冬

聖祖仁皇帝聖體違和令朕同允祉允祺檢點醫藥凡立方合劑朕與允祉每日悉心商酌允祺惟同允禟允禵促坐密語醫藥之事曾不一問不過以箋筒收拾方帖而已

天佑

聖躬旋即痊愈朕心喜慰向允祺云



皇父聖體大安矣允禩云目前
聖體雖愈將來之事奈何朕聞之不勝驚怪又是年二阿哥
有事時
聖祖仁皇帝命朕同允禩在京辦理事務凡有啓奏皆蒙
御批事竣之後朕將所有
御批奏摺交與允禩收貯後向允禩問及允禩云前在要亭
時
皇考怒我恐有不測比時寄信回家將一應筆札燒燬此

御批奏摺藏在佛櫃内遂一併焚之矣此允禩親向朕言者

康熙六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龍馭升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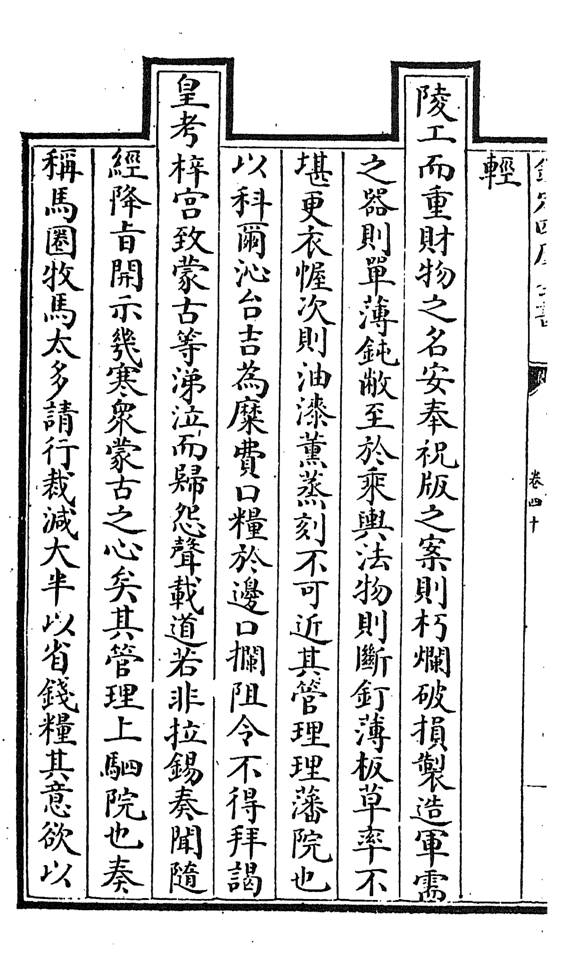
命朕纘承大統朕念允禩平日素有才幹諒伊此時自應仰體

皇考之心痛改前非為國家實心出力故即令其同怡親王

及隆科多馬齊四人總理事務次日即加封親王朕事

事推心置腹信任之專恩誼之厚此舉朝所共知者乃

於封伊親王之日其妻黨往賀伊妻云有何喜可賀恐
不能保此首領耳其言怪誕若此則平日之居心可知
矣允禩總以未遂大志時懷怨恨詭詐百出欲以摇惑
衆心擾亂國政其管理工部也
皇考梓宫奉移
山陵允禩明知舊例用夫二萬乃故意以裁減奏請若非大
學士奏明幾誤大事又將京中運送
陵寢所用之紅土議令發銀彼處採買可省脚價欲加朕以



輕

陵工而重財物之名安奉祝版之案則朽爛破損製造軍需之器則單薄鈍敝至於乘輿法物則斷釘薄板草率不堪更衣幄次則油漆薰蒸刻不可近其管理理藩院也以科爾沁台吉為糜費口糧於邊口攔阻令不得拜謁

皇考梓宮致蒙古等涕泣而歸怨聲載道若非拉錫奏聞隨經降旨開示幾寒衆蒙古之心矣其管理上駟院也奏稱馬圈牧馬太多請行裁減大半以省錢糧其意欲以

彰
皇考糜費無益之名歸之於朕且欲使馬匹不足將來設有緩急無所取資也至於妄費財物固結私人如岳周鑽營奸究之徒乃國家之蠹允禩以數千金助其為非亂法其他顛倒是非肆行欺罔及傲慢不敬之處更不可悉數又雍正元年朕命莽鵠立恭寫
聖祖仁皇帝御容朕於養心殿瞻拜時悲痛號泣允禩奏云從來帝王有供奉御容之禮否今供奉

聖祖仁皇帝御容則
太祖
太宗
世祖如何供奉朕沐
皇考四十餘年養育深恩時時瞻仰
天顔今遭大故悲思罔極是以供奉
御容冀得時時瞻拜而允禩以朕為非禮又云伊從前亦供
奉 母妃容像自

聖祖仁皇帝賓天之後即行收捲此言更不知其何心也允禩從前遭伊　母妃之喪欲沽孝名故作哀毀之狀百日後尚用人扶掖而行及遭

皇考大事全無悲切之意以

父母之喪而前後迥異如此其意將誰欺乎三年以來朕百凡容忍寛免諄諄訓誡猶冀其悛改前愆宗人府及諸大臣交劾議罪之章什伯累積朕俱一一寛貸乃允禩詭譎陰邪日益加甚雍正三年十月在朕前奏稱内府

披甲食糧之人可以裁減每一佐領只應留二十四名朕令會同確議允禩又奏一佐領下應增甲九十餘副前後之語大相矛盾不過欲邀結人心沽取名譽加朕以刻薄之名耳及內府佐領之人齊集伊門嚷鬧朕令伊查出為首之人以便正法伊將並非為首之人混行指出欲令朕枉殺無辜快其私忿其門下肯給實供之九十六伊即立斃杖下又因伊親信太監閆俊爲伊隱瞞素行不法之事賞銀二百兩及冬夏衣服緞疋等物

朕雖尊居九五從不敢罰一無罪之人至於賞賜內侍
太監亦從未有如允禩賞閆俊之厚者允禩以人臣而
操賞罰之權抗違國家之法其罪可勝誅乎朕以其狂
妄悖亂包藏禍心是以令宗人府究問伊從前何得將
皇考御批焚燬允禩頓改前言奏稱因抱病昏昧誤行燒燬
等語及朕面質其昔年之語伊公然於朕前設誓云若
有虛言一家俱死及宗人府審訊伊管事親信之太監
常海等俱供稱昔年允禩在要亭獲罪於

聖祖仁皇帝特遣太監劉自成回京將所有一切筆札燒燬是時

聖祖仁皇帝御批亦在其內供認鑿鑿而允禩反覆其詞者緣其平日與奸黨往來書札皆不可告人之語今欲掩其燒燬私書之跡故并此亦復隱賴不承似此確實萬無可辯之事竟敢指天誓曰不畏天地鬼神已盡喪其良心至於一家俱死之語伊向日曾在朕前設此誓詞朕諭之曰一家二字所指者廣爾獨不思及朕耶今復

於諸王大臣前重設前誓明係咒詛是允禩心中已無
祖宗君上矣允禩既自絕於
天自絕於
祖宗自絕於朕宗姓內豈容有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惡之人
乎從前
皇考曾諭諸王等允禩奸險詭詐結黨設謀欲弒皇太子今
事俱敗露現在交審是時允禟允禵在側公然挺身保奏
允禩並無此意

皇考震怒拔刀欲誅允禵恒親王等勸止將允禵責懲并允
禟逐出又
皇考曾於乾清門諭諸王大臣曰自朕廢皇太子後允禩百
計邀取美名蠱惑衆人希圖冊立私結黨援其意叵測又
奉
皇考諭旨朕駐蹕要亭允禩以將斃之鷹來進口稱伊在湯
泉等候進京並不請旨擅行獨斷藐視朕躬朕因震怒心
中寒戰幾乎危殆允禩自相面人張明德妄謂伊有人君

之貴伊遂不守臣節招集賊衆謀弒皇太子及大阿哥此
舉國所知者其欲謀弒之時未知置朕於何地也又
皇考諭旨云朕與允禩父子之恩絶矣以上
諭旨數道凡為臣子者不忍聽聞朕從前欲行發出允禩痛
哭叩首再三懇求朕以其惟恐人知之念尚有愧悔之
機故爾暫止今其作為至此斷不可留於宗姓之內以
為我朝之玷謹將
皇考諭旨發出朕撰文祭告

奉先殿仰體
列祖懲奸誅惡之心祗遵
先朝削籍離宗之典將允禩黄帶子革去以嚴宗牒以儆凶邪以為萬世子孫鑒戒至允禟蘇努吳爾占結黨搆逆靡惡不為允禟中懷悖亂其往來私書有事機已失悔之無及等語聞者皆為髮指今又造作字樣密傳信息行同奸細視朝廷為敵國無父無君不法已甚蘇努積惡巨猾罪狀彰著舉國所知吳爾占既素與允禩等比

匪為奸又且行止鄙劣心懷怨望此三人者亦斷不可留於宗姓之内著將允禟蘇努吳爾占革去黄帶子并令宗人府將允禩允禟蘇努吳爾占名字除去

初八日

諭大學士等允禩等不可留於宗姓之内此朕灼知確見者今撰文告祭

奉先殿可將祭文宣示諸王大臣等或朕之所見如此而仰體

列聖之心稍有不憮諸王大臣不妨直言各出所見回奏此事關係重大朕既切加詢問諸王大臣等若有所見而不直行陳奏則大不忠矣

初十日奉

上諭朕於文武官員赴任之初俱召入内廷諄諄訓誨無非欲其實心供職愛養兵民而伊等承旨之後出外私相傳播記載或記憶不全或粉飾太過以致錯誤之處甚多此等皆大有關係是以朕特降諭旨令伊等繕寫

呈覽其遺忘不能記載者即不必書寫進呈若官職不
應奏事者則從其該管上司彙集乘便轉奏凡未經奏
聞者不准私自傳播記載近見數處繕寫進呈者或意
指乖錯或言詞粗率且備開頒賜之物並述伊等奏對
之言如此則與朕令寫上諭之本意全不相符若一一
發還令其更改則不勝其煩故將書寫不全無甚關係
者姑且存置並非謂伊等繕寫合式也昨有廣東總兵
因屬員一人奏摺竟特行賫送似此未免煩瑣嗣後督

撫提鎮等當遵旨彚集乘便啓奏其記憶不全但寥寥數語者停其書寫進呈亦不得私自傳播記載錯誤失實自干罪戾至於朕召見文武官員時每每頒賜物件蓋欲其捧至任所觸目警心並思朕訓誨之諄切非專以此賜賚為鼓舞激勸之具夫人臣事君自有應盡之道應修之職豈在賜賚之有無多寡若專以賜賚為鼓舞是以胥吏走卒視文武官弁矣豈朕優待臣工之至意乎恐無識之人不知朕心并諭令知之

十二日奉

上諭據兩淮巡鹽御史噶爾泰奏稱衆商感戴保育生全賑卹蠲免之恩今鹽豐課裕商業已隆情願公捐銀二十四萬兩備交運庫又伊自已名下有應得銀八萬兩亦願報部撥解等語從前兩淮鹽課虧欠甚多自噶爾泰辦理以來歷年商欠正項贏餘俱一一完納恤商裕課鹽政肅清甚屬可嘉朕前曾降諭旨令江南督撫酌議積穀以為備用今衆商公捐及噶爾泰奏請解部之項

共計三十二萬兩著將二萬兩賞給噶爾泰其三十萬兩可即為江南買貯米穀蓋造倉厫之用所蓋倉厫賜名鹽義倉即著噶爾泰交與商人經理如此則於地方積貯甚為有益而衆商急公之項亦得實濟著議政大臣大學士九卿詳議具奏噶爾泰著該部從優議叙其急公衆商行令噶爾泰分別造冊報部亦著議叙以示鼓勵

二十日奉

上諭今日朕坐勤政殿以待諸臣奏事乃部院八旗竟無奏事之人想諸臣以朕駐蹕圓明園欲圖安逸故將所奏之事有意減省耶朕因郊外水土氣味較城內稍清故駐蹕於此而每日辦理政事與宮中無異未嘗一刻肯自暇逸已曾屢降諭旨切告廷臣令其照常奏事若朕偶欲靜息自當曉諭諸臣知之倘廷臣不知仰體朕心將陳奏事件有意減省是不欲朕駐蹕圓明園矣又見各衙門奏事有一日擁集繁多者有一日竟無一事

者似此太覺不均以後八旗定為八日各分一日輪奏部院衙門各分一日輪奏六部之外都察院與理藩院為一日內務府為一日其餘衙門可酌量事務之多寡附於部院班次每日一旗一部同來陳奏則每日皆有辦理之事而不來奏事之大臣又得在京辦理誠為兩便至朕聽政辦事及各官齊集之日俱不在輪班奏事之數次日仍按班次前來若該部院衙門輪班之日無事可奏其堂官亦著前來恐有名問委辦之事亦未可

定至於緊要事件仍不拘班次即行啓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隆科多深負朕恩種種罪惡即應照九卿議處但伊辦事之才尚屬可用現今與策妄阿喇布坦將阿爾泰嶺定為邊界之事甚為緊要差往使人計巳將回應預為詳審地勢明晰定擬今不先定策妄阿喇布坦若差人來又須差人往彼臨時互相爭議此事又不能完派出額駙策伶貝勒博貝散秩大臣伯四格護軍都統哈

爾吉善著隆科多與伊等同往阿爾泰嶺再由空鄂羅東至楚柯拜星地方詳察地勢應作何定擬之處公同定擬將理藩院才能官員筆帖式派出帶往此去大臣官員俱著馳驛前往再由楚柯拜星之東額爾古納以至黑龍江之源舊定邊界亦未清楚整齊阿爾泰事竣隆科多即從彼處前往楚柯拜星將此等地方亦詳審定擬現今俄羅斯國為定邊界之故差使前來隆科多候伊使臣到日即將定邊界之處會同議結此事隆科

多非不能辦者伊若實心任事思蓋前愆朕必寬宥其
罪若心懷叵測思欲僨事所定邉界不合機宜於策妄
阿喇布坦俄羅斯地方生事朕必將伊正法爾等詳議
具奏

二十二日

諭吏部禮部原任禮部尚書顧八代品行端方學術醇正
昔蒙
皇考簡用服官有年當征勦吳逆時以學士協贊軍務從將

軍莽吉圖賴塔等克復粵西滇南勞績茂著備承

恩眷擢授秩宗且深知其品學優長足為模範

特命為朕兄弟之師朕自幼與共朝夕講論忠孝之大義研究經書之至理肫誠周至獲益良多嗣以公事詿誤罷職仍在內廷課讀數載後因抱疾遂就閒居於戊子之冬物故是時朕親臨其喪並遣人為之經理殯葬本欲陳情於

皇考之前求加恩賜卹適值

皇考聖體違和不敢瀆奏迄今回憶當年誦讀情景宛然如
昨老成舊學時眷於懷應優加贈卹以展朕篤念師資
酬獎前勞之至意爾部會議具奏
二十四日吏部兵部將各省督撫提鎮保題文武官
員之例定議具奏奉
上諭部議稱保題官員任內有降革事故及承追督催未
完案件者俱不准保題等語如此則賢能官員必致遺
漏朕意將此等有事故官員仍准保題但令督撫提鎮

於保題本内將所有事故一一聲明具奏候朕調來引見再行定奪可將此本發還著再議具奏其中倘有不便情由著將有何等事故者准其保題有何等事故者不准保題之處酌量輕重分别議奏

二十七日刑部議覆内府佐領下人六十三等嚷鬧親王府邸一案奉

上諭允禩誤指内府佐領下人到王府嚷鬧為首之五人既審無確據豈可枉行正法内中六十三一犯既到王

府又到李延禧家抄搶著監禁議罪其餘並搶李延禧家人犯俱分發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極邊若係另戶著安插當苦差若原係奴僕著給與彼處兵丁為奴交送兵部委官嚴行管押沿途地方選撥官弁兵役一體嚴押到該省交付收管若中途少有寬縱及解到安插後有疎脫者定行重治其罪

又

諭刑部茲當春令爾部監獄內人犯宜及早清理其輕罪

者速行酌定保釋至年羹堯案內干涉之人犯若尚有未結案者速行完結

二十八日

諭諸王大臣允禩愈加悖逆將朕所交之事毫不實心効力且每事敗壞不但伊奸詐多端伊妻更屬狐媚殘刻允禩平日甚畏之戊子年

聖祖仁皇帝御乾清門因允禩畏懼伊妻曾

特降諭旨云允禩之妻殘刻皆染伊外家安郡王惡亂之習

欺侮允禩幾至絕伊之嗣

聖祖仁皇帝屢降嚴旨伊妻始懼方容允禩收使女一二人僅生一子一女允禩實係大罪之人朕即位以來於允禩無恩不施無事不教乃允禩終懷異心並不悛改看來皆因伊妻唆使所致朕將允禩進封親王時伊妻外家向伊稱賀伊云何喜之有不知頭落何日等語是誠何語是誠何心朕屢降嚴旨與允禩之妻又令皇后面加開導諭伊勸諫其夫感激朕恩實心効力乃屢次訓

教允禩夫妻毫無感激之意伊等惡迹昭著允禩之妻亦不可留於允禩之家我朝
先世已有舊例信郡王敎札之妻因欺侮其王
聖祖仁皇帝曾令休回外家禮親王之福金殘刻
太祖高皇帝特遣王等將伊處死今爾等前去將朕諭旨降與允禩之妻革去福金逐回外家降旨於伊外家人等另給房屋數間居住嚴加看守不可令其往來潛通信息若有互相傳信之事必將通信之人正法爾外家亦

一人不赦爾等回來後再將此旨降與允禩嗣後伊若痛改其惡實心効力朕自有加恩之處若因逐回伊妻懷怨於心故意託病不肯行走必將伊妻處死伊子亦必治以重罪

又刑部等衙門議奏隆科多挾勢强索安圖銀兩應照律治罪奉

上諭隆科多婪贓犯法深負朕恩本應按律即行治罪但其才尚有可用朕心憫惜著革退吏部尚書交委料理

阿爾泰等路邉界事務已另降諭旨倘能盡心辦理尚可贖其前愆若稍有怠忽定行正法伊家人牛倫從前犯罪應死彼時交與隆科多自行處置乃隆科多徇私容留實屬可惡今招摇受賄諸事又復敗露再難寛宥著將牛倫即行處斬其餽送銀兩之奉天府府丞程光珠著革職從寛留任淮徐道張其仁濟南府知府姚讓著調來引見隆科多吏部尚書任内有辦理奉天司官一案未曾清結仍著隆科多辦理於出差未經起身之

前具奏其名下應追銀兩即著陸續交完

二十九日奉

上諭直隸地方去歲雨水過多損傷禾稼小民失業朕深憫之已令五城煮粥賑濟以惠窮民又恐人多米少復諭都察院倉場於五城各加米石賑濟但念東直西直安定右安廣寧五門向來未設飯廠今恐就食者多未免稍有不足且路途遥遠者難以趕赴用是再沛恩膏著於五城飯廠每日每城賑米六石外加米二石再於

東直等門添設飯廠五處每日每廠給米二石著都察院派滿漢御史五員專管辦理其需用人員著都察院順天府酌量派出并著堂官不時稽查務使窮民均沾實惠以三月二十日為止都察院順天府即遵諭行

三十日奉

上諭聞得近日米價漸貴朕思兵丁米糧若先期支放不必待至三月於兵丁似屬有益著交與倉場侍郎并八旗大臣將兵丁米糧於二月初十日起即行支給

又

諭大學士等各倉米石平價發糶原欲與貧民有益今聞清河本裕倉發糶米石奸胥惡役串通富户賤價買去仍以貴價發糶於民此倉米石賣完又領別倉發賣是為富户生利也殊屬可惡爾等傳旨將賣米監督等嚴行申飭倉場侍郎所司何事乃至於此朕已訪知而伊等尚未察出有玷官箴嗣後如有此等情弊務將監糶官員正法倉場侍郎嚴加治罪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四十